

八一三砲戰歷險記 (上)

● 宋炯 (海軍少將備役)、王宜庚校訂

鷹廈鐵路運來巨砲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廈門沿岸共軍突對金門島群發動猛烈砲擊，持續達一個半月之久。此舉震驚中外，舉世矚目。此一時期，筆者正與役海軍，首次被派任為一條登陸運輸艦的艦長，奉命冒砲火搶灘登陸金門，擔任運補任務，負責運送人員裝備、槍械彈藥、米麵糧秣等軍用物資給金門守軍。於執行任務中，曾身歷一場驚悚恐怖、緊張刺激，又必須鎮定堅強的心路歷程和實作經過，而今思之，猶覺別有況味。

金門距福建廈門沿岸近在咫尺，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席捲大陸之際，即欲攫奪。曾以兩萬餘人挾勝利餘威之師，企圖一舉奪下，不料竟吃了敗仗，遭國軍胡璉兵團迎頭痛擊，幾乎全軍覆沒。爾後，乃在戰略需求下，停止進攻。但中共不曾忘情於金門，曾於一九五四年九月，集中大砲百餘門轟擊

面對小金門的水頭海軍駐泊地，迫使國軍船艦轉泊砲火死角下的料羅灣。這一戰績，使共軍領悟到可以用砲火困堵金門守軍，應為四年後中共發動金門砲戰的遠因。

照中共判斷，只要用更大的巨砲封住料羅灣，阻斷補給線，假以時日，彈盡援絕金門必垂手可得。所以自一九五五年起，中共動員大量民工，自浙贛鐵路的鷹潭為起點，修築了一條直達廈門的鷹廈鐵路；開始頻繁軍運，不但各型大口徑巨砲及好幾十萬發砲彈，連東海艦隊之魚雷快艇也經該鐵路運到廈門。根據砲戰後所獲情報共軍於砲戰前已在圍頭部署了一百種加農砲四門，一二二種加農十二門；一五二種加農十二門；在蓮河則有七六二加農砲四十四門，一二二榴彈砲卅二門，一五二榴砲十二門，一五二加農二十門，二〇三或二一〇重砲四門；在廈門地區則有七六二加農九十四門，一二二榴砲二十四門，一二二加農十六門，一五二榴砲及加農各十二門；鎮海角則有七六二加農四門

，一二二榴砲及加農各四門。砲火射程可涵蓋金門全島及料羅灣，圍頭及鎮海角的加農砲甚而可超越料羅灣十二哩之遙。

一九四八年八月廿三日下午六點剛過，國府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及金防部司令官胡璉正準備進入會場，無數的砲彈突然打來，副司令趙家驥、吉星文、章傑三人當場犧牲，俞大維也掛了彩。其實蔣介石總統於開火前一日也在金門巡視，神差鬼使，於廿二日晚，臨時決定離去。中共可能較遲獲知蔣氏在金門，乃發動砲擊，目標當係針對蔣氏。筆者事後到翠谷憑弔，見四週有山林屏障，對岸中共砲火應打不到翠谷，故設有高級招待所。八二三那天，除翠谷落彈甚多外，其他金門島群指揮所、砲兵陣地、機場及料羅灣泊地均遭大量砲彈攻擊。不過戰地工事早已地下化，官兵多進入掩體避彈。但料羅灣正有坦克登陸艦中海號、中型登陸艦美頌號及軍租台生輪 (也是 L S T 型 Landing Ship Tank 的簡寫，中譯為坦克登陸艦，我國海軍

對該型艦命名，悉以「中」字起頭，故亦俗稱中字號艦。錨泊以候潮水搶灘中，突遭彈落如雨的攻擊，遂起錨向海外衝出。未久天黑，中共魚雷快艇利用夜暗掩蔽，潛馳料羅灣，向衝出之三艦攻擊。海軍南巡支隊指揮官姚道義上校率戰艦維源、沱江、柳江三艘馳援，以艦砲會同中海、美頌的四十種機砲反擊共艇，將之打退。惟稍後，東椋島傳來敵情，南支各艦轉頭馳往，使共艇有機可乘，再度覓隙衝進運補船團，施放魚雷，擊中台生輪及中海艦，前者傷重而沉沒；後者艦艙中雷，俾舵被炸毀，四十六砲士官兵大部震入海中，中海艦亦失去動力，但仍奮勇還擊，與折回戰場的美頌軍艦合力打沉共軍魚雷艇兩條。不久，南支艦隻返回東椋，護送美頌艦拖帶中海艦脫離戰場，駛回馬公基地。

（Landing Craft Mechanised的簡稱，中譯為機械登陸艇）登陸艇交付公文。九月二日凌晨，美堅艦由維源、柳江二艦護送進入料羅灣另一指定點準備卸人員到另艘一L C M時，中共魚雷快艇八艘，突然出現，高速衝來，先施放魚雷，均未命中，續衝至距艦群僅數百碼處，與各艦互以艦砲及機槍射擊。短兵相接，猶如陸戰肉搏，美堅艦因載有中外記者，未敢戀戰，迅即向外撤衝，共艇多艘，居然纏尾緊追。此際沱江艦正好完成了任務歸隊，發現此一狀況，立即加速衝來掩護，因而陷入重圍，展開一場慘烈的戰鬥。共艇中夾有大型砲艇，砲火猛烈，沱江艦奮戰不止，打沉敵艇多艘，但本身亦中彈累累，官兵傷亡慘重，駕駛台只剩劉溢川艦長及袁炳瑞副長，舵房內俾舵手亦傷亡殆盡，袁炳瑞副長親自下去把舵，各砲手及機槍手亦幾乎都壯烈犧牲。在失去戰力的惡劣狀況下，劉艦長擬高速衝撞共艇，準備犧牲，千鈞一髮之際，維源、柳江二艦趕來支援，合力以密集艦砲痛擊殘餘共艇，將之擊退。舵艦動力已失，遂由維源艦拖帶返回馬公。

海軍運補突破封鎖

以後，共軍日日轟擊金門，海上運補暫時中斷。島上守軍頓感孤立無援，對海軍頗有怨言。雖海軍六二部隊由副總司令兼指揮官黎玉璽中將乘旗艦太昭號經常到金門海域巡邏，且偶與共船接觸，但無顯著戰果。

九月一日海軍美堅軍艦載中外記者團及部分友軍官兵自馬公駛往金門，仍由南巡支隊維源、沱江、柳江三艦護航，當夜十點到達料羅灣外海、沱江艦因攜有重要公文，先行離隊，駛入料羅灣指定地點，會合L C M

的簡稱，中譯為中型登陸艦，其命名悉以美字起頭，故通稱美字號艦。美字號擔綱。其中有一條規定：美字艦搶灘，如友軍未卸畢所載軍品，不准退灘，真是閉門造傳。至於護航兵力，仍是南巡支隊，外加美第七艦隊派出軍艦協同執行。

閃電計劃第一梯次運補由美平、美堅兩艦擔任，在馬公滿載軍品一五〇噸，於九月七日凌晨三時啓航，中美戰艦多艘護航，於當天中午抵達料羅灣，隨即搶灘卸，傍晚前卸畢返航，中共未發一彈。次日各報均以斗大標題報導中美聯合護航運補金門成功的消息。若干年後，筆者聽到曾在中共海軍所組成的貿易公司裡服務的張經理談起他曾任共軍福州軍區前線司令的父親談及此一往事，知道張父曾去電北京請示可否射擊。但毛澤東行蹤隱密，輾轉在北戴河找到，費時很長。最後毛的指示是：「打蔣艦，不打美艦。」但是國軍的L S M兩艘早已退灘返航了。

由於第一梯次運補成功，深受鼓舞，第二梯次之美樂、美珍二艦緊接著於九月八日自澎湖發航，大家都認為不會有事了，海軍軍令副總司令兼六二特遣部隊指揮官黎玉璽也赴料羅灣視察運補，各艦均在八日中午抵達。兩艦依指定命令在新頭海灘搶灘，美樂艦長何忠華少校操控該艦十分嫻熟，很漂亮地完成搶灘，守軍立即展開卸。另一艘美珍艦長黃希賢，不知何故老搶不好灘，後來

我奉派為運補艦長

潮水退了，還是搶不到灘，在海灘外游弋。不料下卸作業未半，對岸共軍巨砲開始射擊，卸裝陸軍立即回奔掩體。美樂因潮水已退，牢牢擱在灘頭，動彈不得。由於中共砲彈非常密集，該艦終於被直接命中。其中一彈打中堆積坦克艙內汽油桶，引燃了汽油，岸上友軍但見熊熊火舌向兩舷外吐，艦上後段艙內尚有一五五種巨砲彈藥，已是危險萬分，但何艦長格於作戰規定，既不能退灘也不敢棄船。這時黎玉璽換乘了一條LCM登陸艇趕到灘頭派人傳令何艦長立即棄船，官兵聞棄船令，紛自兩舷跳下，冒著硝煙彈雨奔入最近掩體。未久汽油燃燒之高溫，終於引爆了後半艙內彈藥，火燄及濃煙高冒，在艦灘上空形成一堆罩狀雲，有如原子彈爆炸一般。艦上機艙內的士兵，來不及逃離全部罹難。

閃電計劃第三梯次，安排了四艘LSM搶灘運補。

鑒於美樂艦被擊毀的教訓。各艦改於低潮之後搶灘，如遇共砲轟擊，可隨潮水上漲，隨時退灘。各艦於九月十一日下午到達料羅灣，分別依指定位置搶灘；但因在低潮之際，不能搶到乾灘，友軍下卸部隊立即傾拾沙包在各艦艦首堆成一條乾道。剛要開始下卸時，共砲又開始猛烈射擊，下卸部隊來不及搬卸任何軍品，便立即奔回掩體，各美字號艦也立即起後錨退灘，冒著砲火衝出料羅灣，結果未能達成下卸任務。

第四梯次運補，筆者躬逢其盛。當時筆者擔任作戰艦率真號副長，九月十日接到任命，出任美頌艦艦長，嚴令立即報到。當時該艦停泊馬公，乃趕到馬公，該艦已駛金門。九月十二日，美頌艦回到馬公在港內下錨，因無小艇，不能登艦。由於二、三梯次均未能達成下卸任務，上級乃將搶灘時間改為夜間低潮時執行，這梯次「點將錄」中，正有美頌艦，但護航兵力增強，派了護航驅逐艦太湖、太康、太和三艦擔任，指揮官改派巡邏艦隊司令謝祝年少將接替。當日上午九點半，謝司令召開了閃電作戰第四梯次航前會議，除太湖、太康、太和三艦長楊松泉、李正燊、王昌銳三上校外，任務艦美珍、美朋、美頌三艦長黃希賢、陳宗旭和我及運支首席參謀均與會，謝司令提示了發航時間，編隊，通信連絡等規定，運支參謀提報各登陸艦搶灘位置，時間及灘頭識別燈光等等。

在此以前，我一直在作戰艦服務，對搶灘十分外行，因而向老長官謝祝年司令請求先做幾次搶灘練習，惟任務執行在即，已無此可能，只好懷著惶惑的心情，面對新任務。

九月十二日午後，澎湖海軍軍區派了小艇，將錨泊（係指艦船下錨停泊之狀態）中的各艦長一一送回船，我登上美頌艦，告訴

值更官、士：「我是本艦新任艦長。」算是代替了佈達，全艦官兵很快便知道了新艦長已上了船，值更士為我提著行囊，引導我進入坦克艙下的官廳，艦長室在官廳旁扶梯下一隅一個小房間，內有一個桌櫃兼用桌面可以收摺起來的櫃子，以及一張可以升懸於牆之床舖。筆者放下行李，即囑勤務兵通知官員們到官廳集合，同時也請代艦長江昌黎兄帶領著從艦長室爬上駕駛台先後三趟以熟悉梯道。江兄在駕駛台僅有的指教便是站在中央位置看著前方海灘水線到達船旗桿的某部位，便可以下令放後錨，等船搶上海灘，後錨長度正好是合於教令的六百呎。我也看出他歸心似箭的心態，告訴他說：「謝了，聽說嫂子已兩天睡不著覺了，你也知道我是生手，如果我提出要你陪我走這趟任務，無論謝司令或林司令都會照准的。但是既知前途險惡，不想留你了，小艇仍在船邊，請回去安慰嫂子吧！」就這樣送走了江昌黎，一股孤獨之感油然而生。

首次搶灘共砲追打

回到官廳與集合好的官員們晤面，此時筆者又發現副長也調走了，而由輪機長歐陽選國上尉兼代，其他的官員為指導官馮鐵錚（幹校一期），槍砲官錢思同，艦務官陳本中，航海官徐鏗，通信官劉秉同，輪機官鄭之強，譯電官王寶林，補給官洪祈福（新竹人）。均為八二四那天立功的英雄，筆者馬

上自我警惕不可稍露怯色。

攤開了大比例尺的海圖，把料羅灣每一編號海灘位置，確實弄清楚了，大致上在新頭以東編爲一至四號海灘，其西依序爲五至八號海灘，美頌艦明日凌晨必須搶灘的是七號海灘，官員也應詢將昨日下午第三梯次運補任務執行經過詳加報告：上次任務派有美頌、美朋、美華、美珍四艦，可是美華、美珍兩艦都因臨時故障未曾搶灘，僅有美頌、美朋兩艦按計劃老實地搶了灘。時值最低潮，兩艦距乾灘尚有百餘公尺，下卸陸軍迅即抬了沙包一袋袋堆放兩艦首前方，就在剛墊好沙袋，才搬運了兩三包米麵，敵人突然猛烈砲擊，陸軍只好丟下米麵，迅即逃回洞內掩避，各艦也就關起艙門（登陸艦在艦首均有兩扇大門，開航時必須閉合，形成艦首，登陸時，打開艙大門，並放下跳板，使車輛物資得以駛向海灘。）起錨退灘。此時共砲打的很急，江代艦長心急，下令帆纜士官長王循綱馬上用太平斧將錨纜砍斷，錨纜爲直徑一吋多鋼絲纜，豈是艦上消防用太平斧所能輕易斬斷。故在四五〇呎長附近，大力連砍多斧，只斬斷了兩三股鋼絲，反而更慢，最後仍由後錨機將後錨收起，冒著敵人砲火衝出料羅灣。因此艦務官陳本平提醒我以後下後錨最好不超過四五〇呎的長度才安全，筆者聽了，心裏又不禁暗暗叫苦，因爲教令規定搶灘下後錨長度應在六百呎以上。這條受傷錨纜直到筆者在美頌任滿一年調海軍參

大受訓之前，才知友艦美漢另有一條新錨纜，經申請奉准將其原有的八五〇呎長堪用後錨纜撥交本艦，才勉強解決掉此一難題。

彈著水柱轉述失真

九月十二日那天與本艦官員聚談到晚餐時間，既已接長了本艦，只有自我惕勵，務必堅強。詢及敵砲射程究竟多遠？答以總在兩萬四五千碼；再詢砲彈落水激起多高水柱，答稱約有一丈高，筆者在海軍官校習外彈道學尚有心得，又曾任槍砲官，在美國也曾受砲術專門訓練，便分析給他們聽：照共砲射程看來，其口徑至少都在六吋甚至八吋以上，但是激起水柱才一丈左右，足以證明砲彈落速銳減，已超過其有效射程，即使挨上一兩砲，應該還承受得起，因此沒什麼可怕的！官員們聽了筆者上項分析，有如吃下定心丸。我也因他們所告對岸打來砲彈水柱不高而消滅了不少畏懼心理。但是不到十二個小時後，本艦執行閃電計劃第四梯次運補任務時，我才發現官員所告落彈水柱高度大錯特錯。事實上對岸打來砲彈落海水柱高度均超過駕駛台，總在三四十呎高，如被直接命中一彈，鐵定完蛋！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九月十二日晚間十九時卅分，我登上美頌艦才五、六個小時，即收到護航支隊太湖號旗艦的燈號，命令按時出港，本艦遵令起錨出港，二十時在海上完成編隊逕駛金門，本艦在編隊中殿後部位，沿途除三艘護航艦

外，也看到美國驅逐艦兩艘隨護。海上風輕浪微，最好睡覺，但筆者思慮重重，無法入眠。深知這趟任務遠超過我這個新手艦長的能力。（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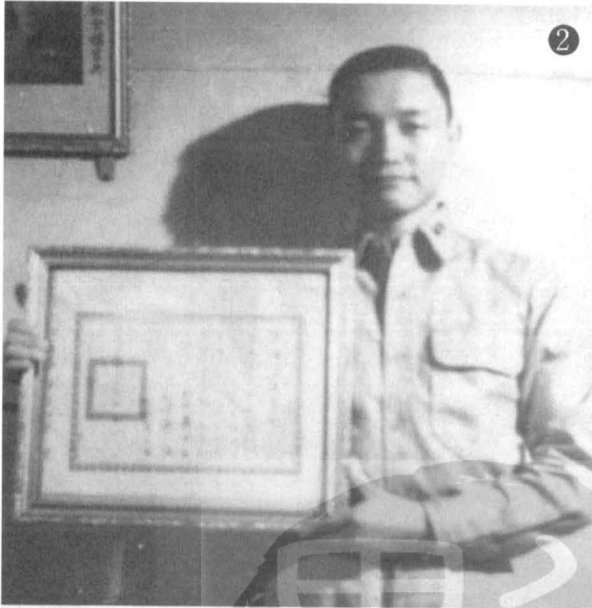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三六二期「中外名人傳——林蔚小傳」第七十八頁上欄倒數第七行：「林蔚沒有子女」應改爲：「林蔚有五子：濟洋、松桓、予立、世增、世錢，四女：定金、慧英、玉英、賽金，到目前爲止共有孫男女十一人，曾孫六人」特此更正，並向林蔚家屬致歉。

△本誌三六五期第六十一頁下欄倒數第一行應爲「三月廿五日我攜眷乘外交部禮車前往『台北松山機場』……」特此更正。

△本誌三六六期王健先生所著「鴛鴦蝴蝶圓功名」爲第一段，本期所登爲第二段，接著還有更精彩的續稿，請讀者期待。



宋炯：「八二三砲戰歷險記」插圖（文見8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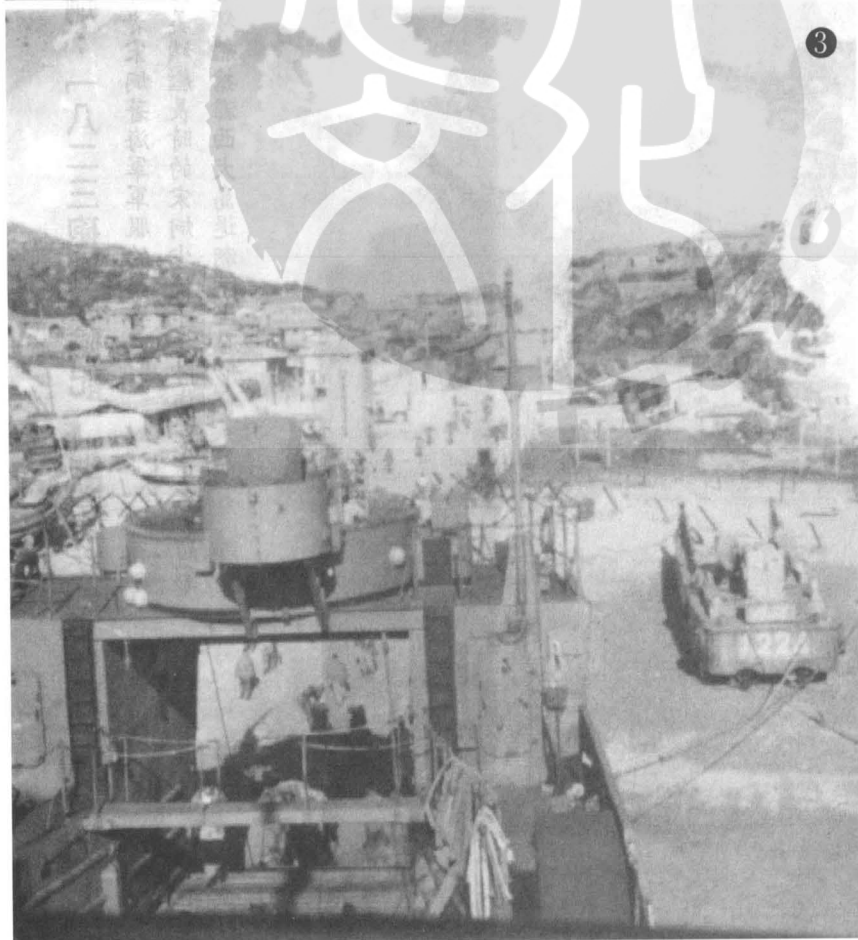
- ① 作者宋炯著海軍軍服的英姿。
- ② 任美頌艦長時的宋炯少校手持陸海空軍褒狀留影。
- ③ 美頌艦搶灘西犬島退潮時坐灘形狀。



①



②



③

- ① 作者宋炯任美頌艦長時在艦長室書桌前留影。
- ② 宋炯頭戴鋼盔在駕駛台艦長座位上留影。
- ③ 美頌艦一九五八年運補馬祖南竿島馬祖澳搶灘下卸的情況。